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會校

卷

卷八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各代·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卷八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

檄

原檄

宋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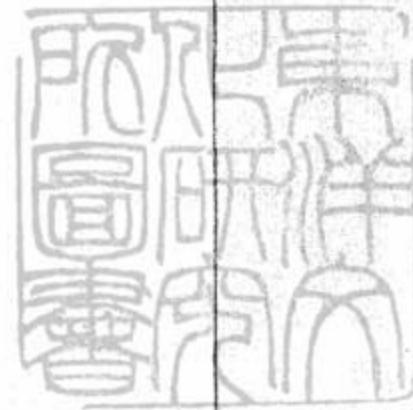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異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酖兄至於弟技

10  
9  
8  
7  
6  
5  
4  
3  
2  
1

卷之三





衡卷之八十四

墓誌銘

翰林應奉唐君墓誌銘

蘇伯衡

翰林應奉唐君處敬年四十有四以病卒于濠之瞿相山其孤之淳奉骨歸越祔于山陰縣承務鄉赤土山先塋之次而爲狀授使者將圖其不朽於伯衡昔歐陽子深慨夫文之復古者難得其人又謂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况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時乎君之文可謂無愧於古矣亦旣遭逢盛際而用之朝廷矣然未究其用以一眚之故至廢爲耕民而困頓以死其文章迄不得施諸典冊遂使一代之詔令不能追還三代之盛是雖曰有命抑豈獨君之不幸歟故於其死也凡知之者無不爲之悲而至今論者猶爲進退人

材者惜焉伯衡知君特深安可使君齎志地下而無一言以  
白之君諱肅處故其字也自號丹崖居士世爲杭之新城人  
君之父始遷居越故今爲越之山陰人曾祖文源祖榮貴父  
應麟母汪氏君生有異質敏而克勤幼從先生玉來山授毛  
氏詩比長無通諸經旁及子史陰陽鑒卜書數之學無不研  
究資爲古文簡潔而雅奧律詩步驟盛唐樂府古詩上薄漢  
魏場屋之文持其餘事尤工篆楷深得筆意至正壬寅君充  
賦江浙中其選以道梗不得上春官省臣便宜授杭州路黃  
巒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皇朝取浙西例起赴南京  
君以父憂東還洪武三年春用近臣薦召至京師纂修禮樂  
書其夏擢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其秋科舉法行預考南京  
貢士有織文之賜其冬竟從東宮拜英陵前襲衣之賜

年夏以疾失朝參例免官歸鄉後例謫回于濠則之沙  
而君皆是秋至瞿相山卒於甲寅十二月六日而歸祔以  
卯七月二十四日娶汪氏子男一之淳也強學能文克世其  
家女一人早卒孫女二人尚幼所爲文十卷藏于家庶其不  
朽者在是伯衡無以加之矣銘曰

世所須而或乏駕駛以之駕馭物適用而不忌騏驥不免棄  
置故君之文足以華國而其身竟死於凡隸非人之能不能  
亦世之貴不貴也悲夫

故元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周公

墓誌銘

至正乙未閔括之寇蔓延平陽且兩歲矣民之黠者跳踉以  
相附和弱者不能自立於是四境之內胥而爲盜者十六七

湖東道宣慰使恩寧晉來鎮溫求可屬任者僉薦公可宣慰  
問所以可者僉曰公以門功補海口塲鹽司令龍江書院廩  
其治所久廢無能葺公初至謁先聖立勸寵戶新之柱悉易  
以石不半歲告成亭民頃聽凡第積爲民患以賂結權勢前  
後塲官少忤之輒遭反噬公竟發其奸罪論如法海口之俗  
歲正月千百爲曹聚東郊擲石謂之禳祈傷支體不恤有司  
痛繩以法莫能禁其乘久矣公懸榜約束之無一人犯者其  
俗遂革甫二年得羨鹽四十引以此知其可也宣慰曰即周  
司令邪我習聞其人便宜命公攝行平陽州事而浙省左丞  
鐵里帖木兒至自台先是公以副元帥吳世顯政乖其方任  
用非人變在旦暮毒且及民詣左丞言狀請豫爲計不旋踵  
而陳安國弑世顯其所任治兵于平陽瑞安者亦戕予賊悉

如公言左丞由是器公倚公討賊安民給以糧五萬石免令  
就職人皆以兵食不足沮公無行公曰父母之邦也受命立  
行隨以所給糧賑饑民曰事無急此不然皆盜也時平陽惟  
江南鄉阻江為塹鄉民自相團結賊不敢入境公以五月至  
江南屯白沙禮致大家使輸軍儲設法募丁壯爲兵而訓練  
焉民旣用命軍實具而兵日衆或請出師公不許人謂公怯  
公曰以新集之兵擊數年之寇苟不持重萬一失利損威重  
莫甚焉後將何以成功在兵書致人不致於人寇至擊之未  
晚八月劇寇李師金翁瑞突入黃浦江公勒兵渡江迎敵賊  
大潰斬其馘百餘而生擒數十人兵士請乘利深入公不應  
俄大閏公堅坐不動徐自定取其首謀者斬以殉而申明紀  
律遂移屯逕川寇來薄我三合而三捷復遣輕兵衝其後賊

驅亂獲其酋金安三吳邦大邦大素健鬪衆之所恃至是獲之賊奪氣追北數十里殺獲甚衆獻俘于左丞仍以計誘致李師金翁瑞及他酋數十皆戮之而散其火伍歸農獨西溪寇恃括寇不下且請決戰糾括寇數萬直擣逕川公曰賊輕我矣今日必殄之部署其衆而下令曰勿擅動聞鼓聲則進望其白旗下多精銳命士引弓齊發仆其執旗者鼓而進賊不能反自相蹂躪聲言勿殺我當投降許之張中卿者卽趨而前俯伏公撫而遣之還諭衆曰周知州知爾從賊出於迫脅不爾誅降無不宥不者擊尔盡乃已仲卿又盛稱公誠信人人喜曰有生意矣爭棄仗來降上功行省陞制東道副元帥總制平陽瑞安丙申正月別寇葛兆出掠走之獲酋金龍十明年又出襲我覆之獲酋吳天雷等遂命弟誠德分兵擊

下瑞安諸砦而歸其民黃宗雲等之辟居平陽者進兵會括分院兵夾攻寇之抄平陽者破其窟穴惟吳悌五遁之福寧王賢五所括分院以誠意德功聞于康里丞相授忠顯校尉同知平陽州事兼行軍鎮撫尋引丘趨象原以逼王賢五方置營而吳悌五領衆奄至誠德奮奮當其衝突吳悌五中矢其下負以走因其亂難之僵刃數里未幾購得吳悌五併三恢酋鄭子敬送于閩省誅之經略使在閩遣從事官工部員外郎曾堅分御賜酒勞之承制擢公行樞密院判官自是平陽之人安於耕鑿以供租稅矣公曰外攘之功粗立其益嚴內治之脩乎壁於州南五里而鎮焉革蠶弊平訟獄布寬政行義役與民休息浚河渠若干里深丈有二尺廣倍之築海堤若干丈廣二丈崇半之又興土木之功官署孔子廟學東徽

行宮城隍祠廣福宮悉復其舊內而布教條外而脩職貢使  
者咸出其途迎來送往禮無或遺雖廩無餘粟庚子夏聞京  
師旱遣第紹德漕運糧二萬五千石上供天子嘉之賜龍衣  
一襲及上尊酒真授行樞密院判官階奉議大夫而官誠德  
以昭信校尉溫州路總管判官紹德敦武校尉同知平陽州  
事麾下士錫命有差當是時方國珍姪明善以樞判制溫公  
不爲之下而明善忮公屢輒以舟師公屢却之然自念彼不  
有朝廷况有鄰州乎且彼據三郡而吾以區區一州與之抗  
終非萬全之計進父老語以故欲委地去聽民自爲去就父  
老曰方虎狼也公於我等數年安全之一旦以遺虎狼忍乎  
公若終惠我等幸與之修葺公用父老言遣弟明德往謁拘  
留不遣辛丑夏遣都事張君錫漕貢如初天子益嘉之進朝

列大夫同僉行樞密院事降分院印明善舟人在直沽者欲  
奪印不克壬寅春遂以三千餘舟列營平陽瑞安公四面受  
敵激諸軍以忠義人皆感奮屢挫其鋒又遣沒人斷其石纜  
乃解去追獲舟二百會集賢院都事興童持詔來勞公乃遣  
都事蕭天瑞從詔使入貢謝恩且進地圖表言國珍侵軼乞  
注代天子覽表爲下詔讓國珍仍有龍衣御酒之賜超拜中  
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刻分省印使佩之以  
承德郎行樞密判官官誠德國珍被詔大怒調台慶溫之兵  
來攻相持閱六月陰暗公帳下林淳以厚利使爲應三郡兵  
攻其外淳應於內九月平陽陷執公及誠德紹德以去誠德  
慢罵明善遂遇害剝其皮焉至死罵不絕口紹德則縊以石  
而沉諸海送公國珍國珍甚禮公好語公曰省其費臣皆聽

吾命公獨敢我抗豪傑士哉自今與公釋憾其仍爲叅政我所公曰我與爾有不共國之仇而與爾共事乎然國珍終不敢害公越三年王師取台慶公與國珍例遣赴南京後公以誠意伯劉基言得放還田里洪武辛亥大臣行邊者復遣赴南京其秋八月壬寅卒于南京享年六十有六後十月壻顧克敏歸其柩平陽以甲寅十二月甲辰葬於睦嶺之原公諱嗣德字宗道姓周氏平陽人宋江陰軍節度推官元贈中順大夫淮東道宣慰副使上騎都尉追封永嘉郡伯汝臨之曾孫元累贈太中大夫河南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永嘉郡侯雷轡之孫元太中大夫同知浙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致仕贈同僉太常禮儀院事輕車都尉追封汝寧郡侯謚康惠憲公之子也曾祖妣張氏追封永嘉郡君祖妣翁氏妣游氏並封銘之銘曰

元運將終並海之邦自租自稅大慾氏方海邦之民亦孔之瘠頭箕會歛擢筋鹽髓脊茲平陽平方咫尺虐燄炎炎何以不及文武周公厥猶克壯天矜平民俾作保障公未至止豈無州牧鄰寇橫行曾莫敢逐凡厥士女東鬻西匿寢食不遑矧暇耕織公既至止奮其戎兵招降討逆內謐外寧凡厥士女有室有家爾藝黍稷我種桑麻相時倉廩枵然空虛謂公蹶蹶公則舒舒征從其薄刑用其輕追還舊觀百廢具興先聖之居明神之廬出治之所棟宇追渠憂彼水旱爲民之病

以畚以鍤河渠攸濟虞彼潮汐爲民之患迺疆迺理作之畔  
岸維民休戚係公存亡公構閩凶孰不痛傷昆山蒼蒼不崩  
不墜公功巍巍克類克對我采民謠勒碑墓道無日不顯終  
古有耀

故元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孔公墓誌銘

至正末方國珍據台慶溫用名士以收人心凡士居其地者  
不爲所用則爲所禍而其於公也不得而用之亦不得而禍  
之四方之士聞而莫不高其風國初胡仲淵以王府參  
軍鎮括將進公于朝而先之以書幣公返其書幣謂使者曰  
使孔賜一出足爲天下重雖強顏從參軍後亦不辭不然何  
益况吾父年垂九十不可頃刻去左右參軍奈何欲使之胥  
爲不忠孝人邪仲淵愧其言而止洪武元年按察僉事趙壽

將使指求賢浙東得公於溫以應詔公終辭不起士益以

是高之公神明之胄起家爲名進士仕州縣爲良吏師學爲  
儒宗當世尊而仰之不在彼而在此也公自幼篤志於學警  
悟強記絕人而諸經史百氏之書罔不該貫取元統乙亥鄉  
薦溫之士以春秋貢者自公始方上春官而科舉廢南歸以  
衍聖公思晦舉署示嘉書院山長未上而科詔復下至正元  
年再薦于鄉登二年進士第擢衢州路錄事階將仕郎九年  
轉從仕郎處州路慶元縣尹代歸以二親年高絕口不言仕  
進十九年中書參政普顏不花公內臺治書李公國鳳經畧  
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溫州路同知平陽州事使得便  
養公奉檄欣然而起其爲錄事於衢也下車適大旱以郡守  
命禱徐偃王祠下未復命而雨如注莫不驚異民注明之尾

弟爭家財吏展轉求賂數歲不決公問汪曰兄弟親孰與吏  
汪對曰兄弟同產吏途人爾公曰弊同產以資途人汝何不  
思之甚邪其兄弟立感悟叩頭曰不敢復煩官府矣廉訪僉  
事寶寶公行部舊衢委以難決之獄凡所平反無不服其明  
允遂以最聞朝廷遣使分道宣撫過衢得公治狀甚禮遇之  
其爲令於慶元也會分憲余公闕以括賦役不均舉行覈實  
各縣皆擇人往董之惟慶元就以屬公乃令民以田畝多寡  
自占卽不實罪及隣保立法周而用法嚴民自占無敢不以  
實賦以田制役以賦定富者幸免貧下重困之患遂除余公  
自爲書遺吏勞以公堂酒學宮在縣西大溪之北公始視事  
進謁阻水不得前聞淮有詠歸橋直神力院左廢且數十年  
卽<sub>至</sub>營興復之六年而成其脩七百尺其廣三十尺覆以屋  
<sub>爲</sub>間四十有九來往者便之壬辰歲侵縣西鄙小民<sub>千餘</sub>  
人稱貸於富民弗從強委劑而發其廩以去富民忿之訴公  
以爲強劫公惻然曰彼艱食豈活性命乃爾情亦可矜矣今  
以其活性命者戕其性命吾不忍爲也若何獨忍乎富民愧  
謝而退閩寇犯縣境公能以義兵擊退之民賴以安急於仕  
者率縛平民徼賞典公曰軍功與民命孰重輒解其縛而縱  
之平陽鄉邑也時行樞密院判官周嗣德行州事公不齎以  
爲異不比以爲同事無大小一裁以法雖族姪不少假借之  
君子稱其識大體爲平陽三歲丁母恭人憂解官明年州人  
以版圖上干職方公與陳子上者慨然有浮海之志顧文判  
府公在堂子上入閩公羈孤無儔却掃一室名曰潔庵情有  
所觸俛仰書空而已後三年而荆府公捐館公年六十三而

執喪哀毀又十六年公以疾不赴洪武壬戌七月二十七日  
也得年七十有九臨終謂諸子曰吾今而後有以下見曾大  
父于地矣蓋公之曾祖父曰景行宋太學內舍生度宗奉學  
循故事官寔聖子孫賜同進士出身授慶元府學教授陞從  
政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宋亡不復仕是以云架閣之子  
曰士璘元末嘉縣學教諭後以子貴贈從仕郎曲阜縣尹曲  
阜之子曰史用翰林鄭公陶孫薦歷崇新州學正龍溪書院  
山長江州路儒學教授湖口縣主簿慶元會稽兩縣尹以承  
務郎松江府判官致仕公其嫡也諱賜字子升生於太德甲  
辰正月十九日母恭人許氏湖廣儒學提舉澹齋先塋善勝  
之女娶王氏封恭人以入德丙子三月十一日生以洪武己  
卯十二月三日卒葬縣西之肇興子男五人諒訖詳訓王出

也誌洞室陳出也詳訓早亡女三人皆已行而卒孫男四人  
宏賓遂堂女七人長適林與方次適項渝餘未行平生所爲  
詩文總十二卷曰潔菴集藏于家諒等下以十六年癸亥十  
一月十日合葬于肇興屬其門人蒙陰縣主簿林與直爲狀  
來請銘伯衡晚陋不足以知公竊窺公當運去物改之後不  
降其志而得明哲保身之道善於用晦而未失處去就之  
義可謂無愧古之仁人矣論次而顯銘之百世之下寧不尚  
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恂恂孔公宣聖之孫道深皇王學貫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  
文迺旅俊造迺充國賓迺綰有社有民敏於爲政一本  
於仁世運俄否歸伏海濱

大明受命萬國維新求賢有詔使者在門引疾堅卧耳若

不聞所執者節匪潔其身優游令終允矣全臣肇與之原歸  
然丘墳勒銘于石千載弗諼

魏夫人宋氏墓誌銘

高啓

蘇州守江夏魏公以其先大夫人行述授渤海高啓曰吾妣  
棄吾二十有二年矣遭時多故權厝先塋之左今始得地於  
吾里黃岡湖東其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而葬子爲我  
志而銘之公昔掌國史啓嘗爲其屬今又居公之野辱以  
先銘是屬不敢當然亦不敢辭也按夫人姓宋氏武昌蒲圻  
人宋彈壓官諱時憲之孫女諱其號俊齋之女同邑隱君子  
碧崖魏先生諱雲瑞之妻也夫人生而穎異七歲能誦曲禮  
內則曹大家文訓十歲共女事無闕既長歸先生先生故名  
家世儒履行高潔夫人相之稱賢配焉居母姑之喪皆過哀  
疏食終三年待内外親族無異意先生嘗遊齊安遇漁卒於  
邸有子三人法孫已孫虎孫初聞訃將遣法孫迎喪或曰江  
多蛟龍性惡屍以柩渡虞有變宜焚骨歸也夫人哭喻法孫  
曰是將陷吾母子於太庚也爾忍而父爲灰燼乎亟往母有  
憚而父善人神必相之矣迄渡風浪帖然喪既還或又曰柩  
入家弗利夫人曰此固吾夫宅也舍之使何適哉苟有弗利  
當萃未亡人之身未亡人得從夫于地下足矣卽惟正堂奉  
安旦夕哭臨遺葬毀瘠幾不能爲生嘗調諸子曰不幸門戶  
凋落汝父汝伯相繼歿若曹尚誰賴哉宜力學善自立大汝  
家以慰老人之望母從里中兒嬉也子皆承教惟謹先生庶  
母羅氏性素嚴號難事夫人始終奉承有順無忤疾則侍粥  
藥歿則營喪葬皆必誠焉已孫旣娶父未有胤夫人曰吾老

矣獨不得一抱孫也禱于先夢紫衣人種栗舍垣下告曰此  
萌也爲他日興植汝門之本覺旦語已孫曰汝有子祥也既  
而果生男夫人喜曰神不我誣遂以栗名嘗得眩疾既間曰  
吾度不能久處人間矣命昇極堂下沐之曰吾藏身此中無  
隙則佳耳又命新婦取衣衾當歟者縣之施餘悉散諸親愛  
除夕家人進椒酒夫人起居尚無恙元旦坐堂上親戚爲壽  
畢曰我明日逝矣爲我謝某謝某翌日沐浴更衣坐呼已孫  
等謂曰吾年七十六壽亦足矣死自吾順汝曹勿號慟亂我  
聽使我得好去也語已遂殂實元至正十年正月二十日也  
法孫蚤世虎孫仕元爲岳州路儒學正平江州楊柳灣茶司  
提領亦先卒已孫今名觀即公也仕

國朝歷太常卿翰林學士國子祭酒至今官鳴呼夫人貞孝

慈睦其賢卓著如此固非凡婦人所及至於聽言之誠歸終  
不亂則又士君子識義理者或有所未盡而夫人能之豈非  
難哉雖生不及見子之貴以享其榮養然死而子能以儒學  
際

聖朝爵三品當得褒贈之命象首錦橐以光音於窀穸又能  
追述懿行以圖不朽則夫人何憾焉銘曰

維君子嬪貞以禔身能教其孤爲今名臣卒既有年始歸斯  
阡時虞未遑豈曰緩焉乃刻銘章載揚幽光永固以安夫人  
之藏

長山先生胡公墓銘

吳沉

金華文獻邦異時碩儒魁彥踵武迭興或以道德鳴或以文  
章顯或以氣節著聲稱當時名載簡冊若乃接前脩之緒爲

後來之倡則長山先生胡公其人也先生諱翰字仲申世金華人在宋有諱漢者以學衍闡於鄉號南岡處士先生曾大父也大父諱伯起父諱英仕元爲太平路總管府照磨兼架閣事蒞政有績先生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即與群兒異一日於道中拾鏹若干縉不敢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歸告母夫人何氏夫人奇之益督以學既長侍架閣君宦游蘭溪從禮部吳公學公一見即期以遠器繼從吳先生於浦陽博覽經史靡所不究又登文懿許公門南北士在講下者皆願與交復以所著文進之文獻黃公待制柳公二公稱贊不容口翰撰張公於文最少所許可見先生之文無異亦辭也是時文治方興輒穀之下英俊雲集先生游焉見其人而誦其文者莫不称嘆有勸之仕輒謝之遂過廣州弗董生渴董生渴者拜孔子墓而歸先生於當世名公卿多所交接惟武威余公關宣城貢公師泰號知已遭時多虞四方兵起避地南華山中著書自樂大明開天

皇上駐兵金陵招羅賢才遣使聘先生會有以金華民籍田出兵者先生從容進曰金華民素儒不習軍旅籍以爲兵徒費廩粟耳上可其奏即罷之授衢州教授洪武乙酉奉旨纂脩元史入局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丞相等傳凡若干卷賜白金文幣以歸素嗜山水脫歲愛北山泉石佳勝卜居三洞之上竹林之源幅巾短杖徜徉終日或乘興入城府訪故舊則留連數日先生生元丁未十一月初三日卒於洪武十四年正月十日年七十有五娶謝氏蚤世再娶衛氏皆無子以姪溥爲後衛氏先卒先生葬於靈源市阜後二年合

塋焉所著有春秋集義有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先生既沒其門人徐恒狀其行致其猶子睿之與其孤之請  
俾余誌其墓先生稟高明卓絕之資爲精敏宏博之學得於  
心而證於人稽于今而質于古屬文章簡潔清峻不作則已  
作則必高出於人性嚴毅寡應未嘗輕有所毀譽暮年請  
文者踵門不苟隨也曹國李公在大臣中號尊賢下士於先  
生待以殊禮每欲以先生名達上前知先生老病不強也  
聞先生卒嗟嘆久之沉之生也後先生十有七年先生不鄙  
而友之比年來數奉談笑相知爲深叙先生之行而銘之宜  
有不得而辭者矣况門人弟子千里有請乎銘曰

嗚呼先生文之雄也山川孕靈秀所鍾也沉浸經籍包羅古  
今至和含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  
其聽先生之學豈止於斯命之不達竟老而衰學傳於人言  
垂於世生宇宙中何怍何媿金華蒼蒼靈源泱泱先生之名  
與之俱長

故福建儒學副提舉王公墓誌銘 貝瓊

宋之南文獻故家多萃於四明而世其學者有王公叔載焉  
蓋自厚齋尚書倡學者以考亭朱子之說一時從之而變故  
今粹然皆出於正無陸氏偏駁之弊而叔載又能守之不失  
嘗讀臨濠教諭鄭真所著遂初老人傳其言行鑒鑒可考遂  
初者叔載所自號也然不獲一試以終遠近悼之旣葬之明  
年其子陞謀立石墓道而以文詞顯于今而信于後者莫若  
國子助教貝瓊仍授狀并書於使者來  
中都爲請曰惟是不肖孤方斬焉在衰絰中不得匍匐走謁

館下惟先生哀而銘之庶先人死且不朽而尚書公亦有光焉余辭不獲遂次第而爲銘按狀公諱厚字叔載姓王氏其先瑣琊人至宋徙居開封高祖安道保信軍承宣使靖康之變扈從南渡始家于鄞曾祖撫吏部郎中崇政殿說書祖應麟中寶祐博學宏詞科歷事三朝官至翰林學士禮部尚書號厚齋父昌世承務郎人皆稱承奉公苗文憲公爲志其墓會祖妣某氏祖妣舒氏戴氏皆贈碩人母楊氏公幼而知學八歲能賦詩讀書日記數百言十歲已竟論孟詩書禮記并閑尚書深寧集習經義詞賦操筆立就鄉先生王僉判叔龢趙太杜孟何戴教授表元聞而異之曰就見焉元延祐初科制行改治詩經初李國博元白授詩於舒文靖公璘王與舒李世親盡得其源委久益充積博洽几性命治道禮樂法制及臺閣典故世胄譜牒鄉里多次問之袁文清目翰林居里第輒問所學對曰近於濂洛關輔建安西蜀譜書稍已通習惟讀書記衍義正宗意有所得以其明潔纏密有成法易知而可守也因言世之學者稍止朱子數書輒訛濬熙諸老與朱子同時其言論雖不盡合而博聞實踐爲所推許今人耳目所不及乃藉口理學以文寡鹽高談闊視漸成虛誕之風先生宜懲其弊以新士習文清著四明志命公分撰二考且言子家世太史亦嘗究心否曰經與史同出異名古有編年司馬氏爲記傳隋志始稱正史非古也作史必曰三長年代協體統之會人物萃品題之歸叙事責詳不爲繁修詞有要不爲簡彼謾聞寡見雜出衆手舛訛遺漏欲以傳信久遠豈不難乎因歷舉累代高下得失甚儻文清大喜復閱其

文作而嘆曰先師之道茲不墜矣嘗爲郡庠訓導演說名理辨析疑難諸生悅服徃時博士翲望講義就章立題卒一篇而止公病其拘取四書五經關世教者爲之直說抑揚反復聞者竦然嘗三試不偶即棄去舉子業用詞學十二體爲古文本之三代兩漢博以唐宋諸家屬詞有法絕去雕巧然時之知者蓋寡矣浙東廉訪同副使曾某署郡直學公辭都司年應龍謂之曰先儒謂錢穀亦爲已之學也迺就職塗田砂岸先侵於豪民者悉陳而復之盈考宣尉司板授象山教諭考覈田租侵漁者不復逞調浦江教諭踰月即去官歸奉母時

朝廷遣大臣李國鳳經畧江南以便宜圖遺逸有司以公名上即署衢州路教授而中書復用外臣薦除節武路教授福  
建分省又陞爲儒學副提舉皆不起既老嘗語人曰天地生人之初吾不得而知也可知者理而已理之在人初非不善克遂其初斯足矣乃號遂初老人云尚書當於著述至海最爲詳洽未脫藁而失後復得之中多闕誤公考究編次請于閩帥鋟梓弁他書十二種以傳袁文清公所撰四明志或有謗于僉事苦思丁將毀其板公白太守王元恭曰袁公中朝名臣書法高古不可毀也元恭特書以進僉事驚悔命與舊端禮言屬公與鄭先生覺民考訂一遵儀禮用賓興歲行之以經費不足而田爲吉祥寺僧所據白諸有司僧以田歸我歲入遂充其禮浸盛觀者謂紹興以來昉見於此而先王之教猶存也公天性質直人有過則面折至發赤品別人之賢

否不以勢位高下爲輕重不以待遇厚薄爲是非送死辱於奉生恤小篤於事大報德甚於念惡勇退急於趨進晚年益以詩酒自娛客至論宋季事亹亹不倦且及至正史官詮次弗當欲爲釐正尤極論奉化陳徑續通鑑前後之失有塗弗墓三十卷藏于家戒其子陞囁曰承家不在名位而在不失身敬身不在外貌表裸而在母自欺讀書當貫古今處世必審進退其有同流合汙以爲通矯時于譽以爲高患得患失以終其身者此吾所深惡非所望於汝也

大明洪武壬午丙辰三月十日卒享年七十有七妻史氏系出相家與公今仁德先公卒子二人長陞次囁囁爲弟寧孫後寧孫通春秋詩二經蚤卒無子遺命與同墓女一適戎其孫

男一初孫以是年四月十四日葬于鄞縣先塋之右與史氏

合兆嗚呼四明之學惟尚書之庸博精深諭者謂兼東萊西山二家之長非袁柳所能及而公克繼其傳雖不見之所施足以垂後無疑也故特掇其大概而事之具于傳者可畧銘

曰

王氏之先世居鄆鄉再徙于鄞繇儒起家逮尚書公耀其光彩所蓄之富浩乎淵海昭昭大中或爲異同倡而正之畔者斯從偉哉叔載克紹于後遺編佚藁旣習而守人亦有言惟祖惟孫不襲以爵道寔惟尊紛紛黃小得失寧辨本棄末務內忘外鍵三年象山遠近是咨大夫有文學者有師時旣不偶宜退矣久日遊以嬉託意詩酒既彼里豪貧縱鷗張盈必易覆烟消雨茫惟吾遂初初豈不善年踰十春雖恆益顯鬱鬱堂封在彼高原式衍餘慶以利後昆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四

皇明文衡卷之八十五

墓誌銘

國子祭酒宋公墓誌

劉三吾

國子祭酒宋先生卒既往哭弔居數日博士吳守德持學正朱惟嘉所狀先生行實來曰先生嗣子麟疚在苦次不得跣以請茲將歸窆滑之永寧阡惟翰林兄長吾于先生為同舍故懇銘焉尚憶走始來時會先生于春坊先生曰得毋與鋗長吾為兄弟耶不然何面貌之相似也相與感歎久之嗚呼先兄以後至元丙子入監周旋十有五年中間纔兩歸江南爾在監舍法以同時為兄弟以弟弟相知為世契則走于先生忍銘忍不銘按狀先生姓宋氏諱訥字仲敏世本衛之山陽人後徙滑家焉兩世繇貳恩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卿